

历史、学科与特色：国立莫斯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树福*

摘要：作为俄罗斯语言文学学科教学科研的重镇，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的学科历史、教学理念、学术氛围和学术水准与俄罗斯的语文教学科研密切相关，不仅在俄罗斯高校中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高校中亦位居前列。莫大语文系学科历史悠久，文化名人辈出；专业划分细致，学科门类齐全；学术氛围浓厚，学科理论深厚；学风开放自由，注重实践应用。由此，历史的承传、专业的科学、学风的自由、学人的坚守、科学的精神等不同因素，相互彰显，彼此融汇，共同形成系统而深厚的语文教学传统。由此，作为俄罗斯语文教育的风向标，莫大语文系的语文教学对中国高校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莫斯科大学语文系 语文教学 历史传承 学科分类 教学特色

History, Disciplines and Characteristics: Philological Education in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WANG Shuf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amous center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hilology Department of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n philological education in philological history, teaching idea,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academic level. It comes first on the list not only in Russian universities, but also stands in the forefront in all world universities. Philology Department of MSU not onl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many famous graduates, meticulous majors and courses, but also has dense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a high value on practice. So, the course history, different majors, freedom of speech and scientific spirit compose the traditional philological teaching form system. Therefrom, as the philological education indicator, philological education in MSU has a great value to current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Philology Department of Moscow Statue University philological education historical heritage course classification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和民族文化艺术的摇篮，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Moscow Statue University，缩写为 МГУ/MSU)自成立之初即执民族文化教育之牛耳，对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兴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2 年下半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笔者有幸赴国立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访学一年，集中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考察。一如 19 世纪著名诗人丘特切夫曾言：“俄罗斯无法用理性揣想/俄罗斯不能用尺子丈量/俄罗斯有独特的秉性/对于它只能信仰”，在密切的学习、交流和探讨中，笔者不仅以感性方式浸润在莫大的自由学风和深厚学养之中，而且以理性视角对历史传承、专业划分、教学理念、学术氛围等方面进行比较和探讨，由此得到一些非亲历无法传袭的访学印象和学术信仰。

作为俄罗斯语言文学学科教学科研的重镇，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的学科历史、教学理念、学术氛围和学术水准与俄罗斯的语文教学科研密切相关，不仅在俄罗斯高校中首屈一指，在世界高校中亦位居前列。莫大语文系不仅学科历史悠久，文化名人辈出，而且专业划分细致，学科门类齐全；不仅学术氛围浓厚，学科理论深厚，而且学风开放自由，注重实践应用。由此，历史的承传、专业的科学、学风的自由、学人的坚守、科学的精神等不同因素，相互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

* 王树福(1980—)，男，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国立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2012-2013)，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与中俄文学关系。

彰显，彼此融汇，共同形成系统而深厚的语文教学传统。

一、学科历史悠久，文化名人辈出

作为俄罗斯历史最早、规模最大、学科最全、水平最高的高等学府，莫斯科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755年1月24日，其前身和基础是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米·罗蒙诺索夫主持的沙俄帝国大学。莫斯科大学现有20多所院系，7个科学研究所，近300个教研室，500多个专业，教研人员近9000人，在校各类学生近4万人，馆藏图书850多万册，其中外文书刊250多万卷，总占地205.7公顷。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很多高等学校的母体：莫斯科医学科学院、莫斯科地址勘探学院、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精密滑雪工艺大学、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等重要高校，无一不是在莫斯科大学院系基础上，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在文化传承、科学发展、知识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莫斯科大学都为俄罗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这与其扎实严谨的学风和求实为真的传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一如莫大校长维·安·萨夫多尼奇院士所言：“现代科学的一切主要学科流派都在莫斯科大学顺利发展，基础科学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学校强大的师资队伍和科学力量是我校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的保障”^[1]。

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院系，莫大语文系成立于1941年12月。1920年以前，语文系只是莫斯科大学历史—人文系的一个分支和构成部分，其后语文系从人文学科院系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今天语文系的雏形。1755—1850年间，莫大语文教学附属哲学系，在哲学学科框架下进行语言文学教学；1850—1920年间，在历史语文系框架内开展教学工作；1920—1925年间，在社会科学系框架内进行工作；1925—1930年间，在人类学系框架开展教学；继而又转到历史哲学系和文学艺术系内进行工作。1933年，莫大成立哲学、文学和历史研究所，内设语文系，语文教学工作在文史哲范围内展开工作，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11月。语文系第一任主任是H. K. 古德津(1941-1945)，其后系主任分别是B. B. 维诺格拉多夫(1945-1948)、H. C. 切莫达诺夫(1949-1950)、Д. Д. 博拉高伊(1950-1952)、A. H. 索科洛夫(1950-1956)、P. M. 萨马林(1956-1961)、A. Г. 索科洛夫(1961-1974)、Л. Г. 安德列耶夫(1974-1980)、И. Ф. 沃尔科夫(1980-1991)，现任主任是蜚声国际的语言学家M. Л. 列姆尼奥娃(1991-至今)教授^[2]。语文系自建系以来，尽管遭受二战、大清洗、非斯大林化、民主化改革、苏联解体等外界干扰，仍基本保持着正常而平稳的教学科研活动，并形成民主开放的院系之风和自由求实的学术氛围。从依附于文史学科到附属于社会科学继而独立存在，这种曲折坎坷的发展过程，既见证着莫大语文系的曲折历程和发展壮大，也折射出俄罗斯学者和教育家对语文概念的认识加深和语文学科的自觉深化。

自1755年1月24日建校以来，莫斯科大学先后培养出一大批文化名人，诸如著有喜剧《聪明误》的剧作家亚·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著名诗人米·莱蒙托夫(1814-1841)，著名作家和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伊·冈察洛夫(1812-1891)，创办刊物《钟声》的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亚·赫尔岑(1812-1870)，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尼·奥加廖夫(1813-1877)，著名批评家和哲学家维·别林斯基(1811-1848)，著名作家伊·屠格涅夫(1818-1883)，民族戏剧创立者亚·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著名诗人和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阿·费特(1820-1892)，著名作家和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安·契诃夫(1900-1902)，著名导演、演员和苏联人民艺术家弗·涅米洛维奇—丹钦科。值得一提的是，1826年夏天，年仅14的赫尔岑和13岁的奥加廖夫正值青春年少，激情勃发。两人在树木丛生的麻雀山上激情相拥，庄严宣誓，穷尽毕生精力解救专制制度下的俄罗斯人们，为俄国解放事业奋斗献身。从1829年入莫斯科大学开始，两人渴求新知宣传新学抨击专制，探求俄国发展之路和民族未来之途。1833年，两人毕业离校，走上以笔为剑的激情生涯，也背叛了厕身其间的贵族阶层，不仅在俄国思想史上写下辉煌而灿烂的篇章，而且吹响了民族觉醒和个性独立的嘹亮号角。距离

莫斯科河不远处的麻雀山斜坡上，竖立着一个约十米左右的纪念碑，旁边水泥浇筑的石墙上雕刻着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年轻英姿和伟岸身影，以此纪念二人庄严的麻雀山誓言。

这些历史文化名人，或多或少与莫大人文学科有着密切关联：或为人文语言专业的毕业生，或受人文艺术氛围的影响，或为语文艺术的建设添砖加瓦，或为语言文学的研究指明方向。可以说，数代知识分子的不断探索、反思和追寻，不仅启蒙着俄国的社会现实、政治制度和民族思想，也开启着俄国文艺兴盛和思想激荡的世纪百年。

二、专业划分细致，学科门类齐全

就语义词源而言，俄语中“语文”（филология）一词源于古希腊语“φιλολογία”，拉丁语即“philologia”，意即“爱词语”（любовь к слову），是从语言、风格、历史和民族特点角度研究文献史料的技术和方法总和，涵盖语言学、文艺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致力于研究人文历史，通过对文字文本进行语言和风格比较来探求人类精神文化实质^[3]。语文系对“语文学”的理解既严谨古典，又自由民主。正是源于对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热爱和探究，学者们寻根探源，爬罗剔抉，孜孜不倦地徜徉在语言王国和文学世界中；正是出于对文字、文学和理论的兴趣和追求，学者聚到一起，志同道合，彼此交流着基于不同人生视界和生活经验的学问之道。莫大语文系专业划分繁多，教研室众多，人才辈出，实力雄厚，按照学科领域和专业不同可以划分为23个教研室：“俄罗斯文学史教研室”、“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研室”、“俄罗斯民间口头创作教研室”、“文学理论教研室”、“外国文学史教研室”、“普通文艺理论(话语与交往理论)教研室”、“古典语文学教研室”、“日耳曼和凯尔特语文学教研室”、“拜占庭与现代希腊语文学教研室”、“[斯拉夫语文学教研室](#)”、“芬兰—乌戈尔语文学教研室”、“俄语语言教研室”、“[英语教研室](#)”、“德语语言学教研室”、“法语语言学教研室”、“日耳曼语语言学教研室”、“伊比利亚—罗曼语言学教研室”、“普通与比较历史语言学教研室”、“理论与应用语言学教研室”、“语言和教学理论教学法教研室(为外国留学生开设)”、“[俄语教研室](#)(为语文系外国留学生开设)”、“俄语(为文科系外国留学生开设)教研室”、“俄语(为理科系外国留学生开设)”。除了专业划分细致的教研室，语文系还有近十所研究中心和实验室。

作为国立莫斯科大学学科历史最悠久、科研实力最雄厚、国际影响最广泛的人文院系之一，语文系非常注重本科教学和学科发展，目前拥有八个基础学科，即俄语语言文学、俄语作为外语、日耳曼德语语文、斯拉夫语文、古典语文、拜占庭与新希腊语文、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理论与实践语言学^[4]。按照不同的学历层次，语文系的专业课程设置明显相同。就本科层次而言，专业主要有语言学、俄罗斯语言与文学、拜占庭与现代希腊语文学、罗曼—日耳曼语文学、翻译学、斯拉夫语文学、理论与应用语言学、古典语文学等。就研究生层次而言，专业主要有俄罗斯古典文学、20世纪俄罗斯文学、欧洲、美洲及澳洲文学、[民俗学](#)、俄罗斯语言、斯拉夫语、日耳曼语、罗曼语、俄语作为外语教学理论与教学法、古典语文学、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比较历史语言学、分类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翻译理论、结构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不同专业下又涵盖众多子专业和具体方向，分类细致明确。总体说来，本科课程倾向于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和科学思维的形成，硕士课程倾向于学术方法的训练和人文学术的实践，博士课程则倾向于前沿课题的创新研究和人文领域的思维发现。作为在俄罗斯教育系统中享有独立法权的高校，莫大语文系设有语文方面各科最新大学课程，并有供国内外使用的教科书与教材。

此外，自1946年11月起，语文系定期出版学术刊物《莫斯科大学学报：语文学》（系列之九），刊登语言研究、修辞分析、文学研究以及翻译研究四个栏目的学术文章；自1990年代中期起，语文系定期出版《语文系学术讲座》，恢复出版论文集刊《俄罗斯语言学问题》，筹备定期出版德语语言学教研室（《大西洋》）、英语语言学教研室、斯拉夫语文学教研室等学

术共同体的学术成果^[5]。

简言之，语文系专业划分的细致，学科门类的齐全，师资配备的雄厚，由此可窥一斑。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外在的院系管理运作，还是内在的教研室活动，无论是基础的教学谈论活动，还是高深的人文研究活动，不仅凸显出语文系作为基础学科的人文特色、自由追求和人道情怀，而且将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学科历史和问题分析、教学活动和科研探讨很好地结合起来，由此形成自己的学术阵地和学术传统，积淀成深厚的学科理论和学术氛围。

三、学术氛围浓厚，学科理论深厚

整体而言，莫大语文系学风严谨务实，学术氛围浓厚，学科理论深厚。就历史层面而言，语文系人才辈出，名家如林，对莫大和全俄的语文教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深远的文艺理论家Г. H. 波斯彼洛夫，是其中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于1938年起任教语文系，长期领导文学理论教研室工作。他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先后著有《文学理论》(1940)、《18至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问题》(1945)、《果戈理的创作》(1953)、《论艺术本性》(1960)、《审美和艺术》(1965，中译本名为《论美和艺术》)、《方法论和诗学问题》(1983)、《艺术和美学》(1984)等系列著作。波斯彼洛夫广涉博览，1930年代从社会意识形态的方法论角度，创建意识形态性本体论美学观。由于其理论阐发严密，观点自成一家，方法前后一致，培养学生众多，因而他创立出文艺理论学科中的“波斯彼洛夫学派”，在20世纪俄罗斯文艺美学界中独树一帜。波斯彼洛夫的意识形态性本体论与赫拉普钦科的历史诗学体系、巴赫金的文艺美学理论、日尔蒙斯基的诗学理论、洛特曼的结构文艺学、梅拉赫的艺术创作综合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别拉娅的文艺批评等学派之间互有借鉴，共同形成流派众多、体系繁多的复调图谱。总之，语文系学者用自然科学家的态度面对语言和文学，在学术研究中大胆设论小心求证，在收集资料时仔细甄别耐心细致，在具体分析时注重方法专心致志，其研究工作始终洋溢着自由的科学精神和开明的学术民主意识。

就现实层面而言，语文系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深厚的学科理论，在每学期开设的研讨课、讨论课、学术会议、学术阅读界等活动中，得到相当程度的体现和凝聚。不妨浏览一下2012—2013学年下半年语文系的部分专业讨论课。按照院系教学要求和学术规范，针对高年级本科生，“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研室”共开设20多门专业讨论课，内容涉及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各种体裁、不同主题、主要流派和经典作家。“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文艺开放”、“20世纪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类型及文本关系”、“作为文学时代的20世纪”、“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中的爱情与死亡之冲突”、“20世纪诗歌中的游戏诗学、悲剧反讽和荒诞”、“20世纪上半期新神话主义小说”、“20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当代先锋诗歌和摇滚诗歌”、“20世纪俄罗斯历史小说”、“俄罗斯儿童文学”、“纳博科夫：作为诗歌的小说”、“白银时代女作家：吉皮乌斯、别尔别洛娃和德加勃里阿克”、“白银时代作家和批评家的创作个性”、“20世纪戏剧与剧演”、“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批评家接受和评论的俄罗斯经典”、“20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俄罗斯人和民族意识”、“白银时代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批评”、“20世纪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行吟诗歌”、“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20世纪俄罗斯短篇小说”、“正统与异端：20世纪文学中的哲学和体裁找寻”、“布尔加科夫的创作”、“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神话”、“生活与文学中的同性苏联人”。

以上本科课程，有细致的文本分析，更有深度的理论思考；有纯粹的美学关照，更有综合的人文沉思；有不同的民族问题，更有普遍的宏观视野；有典型的个案研究，更有超越的比较考察；共同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时代特色：认识思维体现阶段性与整体

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艺学流派，详情请参阅彭克巽：《苏联文艺学流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性，研究视野具有主体性与国际性，考察角度独特而富有创新，分类方法客观而符合史实。探讨论题的专业和细致，理论掌握的深度和广度，远非背两本教科书能胜任。这无疑需要认真沉潜，阅读大量文本和著作，掌握研究方法才能得心应手。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专精深奥的课程内容，仅是语文系一个教研室一个学期开设的专业讨论课的课程目录。根据学生水平、学期情况、师资情况以及研究专长，每个教研室都会开设不同的专业课和讨论课，在浓厚学术氛围中，不断为学科理论贡献一己之力，共同形成开放自由、注重实践的良好学风。

四、学风开放自由，注重实践应用

经过世纪百年的沧桑积淀和数代学者的呕心传承，莫大语文系的人文学术传统在求新求变中不断积淀，在坚守传统中与时俱进，在浸润西学中去芜存菁，在保存历史中不断转换，由此形成深厚而鲜明的人文特色和独特而合理的学术理念。这种学术风气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价值观和实践论三个不同方面。

在方法论上，以辩证哲学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引，注重理论和方法意识。受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强烈的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加之历史辩证法和唯物理论的浸淫，莫大语文系普遍以辩证哲学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引，注重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支撑。在苏联时期，语文系比较偏重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注重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注重研究作家与人民群众、民间文学的联系。季莫菲耶夫的《文学理论原理》(1940)、《文学理论问题》(1955)和《根据历史的意志》(1979)，波斯彼洛夫的《文学理论》(1940)和《方法论和诗学问题》(1983)，流传很广，影响深刻，可谓此类著述之代表。在后苏联时期，语文系普遍认真反思过去主流话语的局限，同时积极吸取西方的和俄罗斯传统的文学资源养料，逐渐形成多元开放的格局；在创新意识的指导下，开掘并继承民族文化巨匠(诸如巴赫金、洛特曼、维诺格拉多夫等)的丰厚资源，同时积极借用西方的优秀文论成果，在全球化语境中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文学理论教研室B. E. 哈利泽夫教授撰写的《文学理论》(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中译本为《文学学导论》)多次再版，影响深远。该作视野开阔，构架宏大，声称定位于一种“兼容并蓄”的学识立场：诸种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学术理念与学说观点，在书中得到理性对比与细致分析。学科的系统性与逻辑的条理性相互融合，学术的反教条性与对话式的开放性彼此结合，构成作者追求的目标与方向^[6]。

在价值论上，培养质疑精神和发现意识，注重研究能力和学术探讨。照本宣科、自我吹嘘、拉帮结派式的教学模式和学术理路，在莫大语文系较为罕见；相互探讨、彼此交流、鼓励质疑的开放之风和自由之气，在实际教学中极为普遍。教室普遍较小，师生距离很近，课堂则多为三五人的研讨小班，这基本保证了师生对话的频率和有效。上课之前，学生须根据老师的论题，查阅材料阅读文本，发现问题思考观点；课堂之上，围绕论题，师生之间彼此交流相互倾听，多次交流不断沟通，彼此观点不合则相互保留意见；课题之外，通过学期论文、阅读活动、学术讨论等不同形式，继续探讨和深入分析。由此，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发现意识，得到比较普遍的鼓励和彰显；对学问的兴趣和对学术的敬畏，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和培养。这也是语文系名家辈出、流派众多、影响深远的原因之一。

在实践论上，密切联系实际解决语言文学问题，注重学术实践检验。在语文系的百年学术史中，科学院院士B. B. 维诺格拉多夫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不仅深刻影响着语文系的学术路径和科研发展，而且对20世纪俄语语言和文学研究都颇具启发和引导作用。他一生致力于俄语语法、词汇修辞和文学风格研究，著有《普希金的语言：普希金与俄国语言史》(1935)、《普希金的风格》(1941)、《论文学语言》(1959)、《作者问题与风格理论》(1961)、《论文学言语理论》(1971)、《俄国文学诗学》(1976)、《俄国作家的语言与风格：从卡拉姆津到果戈理》(1990)等多部著述，为俄语语言发展和文学研究做出卓越贡献。以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中心，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着力探讨经典作家的语言和

风格，为俄罗斯修辞学学科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语言学、俄罗斯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外国文学等专业领域，也普遍以实践教学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检验学问发展学问，形成密切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风和传统。

总之，作为俄罗斯语文教育的风向标，莫大语文系的教学理念和学术水准不仅在俄罗斯高校中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高校中亦位居前列。作为莫大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实力的人文学科之一，语文系向来注重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探索。在教学理念上，语文系注重以生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天赋和自由；在教学模式上，注重国际化、个性化和互动化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现代化、灵活性和多样化的结合，以教学为旨归不断更新教学方法。

在百年历史传承和人文学科积淀中，莫大语文系几度沉浮，数次改革，进而形成系统而完整的教育理念，即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元的自由求真氛围、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实践的科学主义精神、综合的人文艺术修养。其中，爱国主义精神是语文教育的基础，着眼于道德情操和国家精神的培养；自由求真氛围是语文教育的外围，着眼于求知思辨的自由和兴趣；科学研究方法是语文教育的手段，着眼于科学研究和逻辑思辨的路径与理路；科学主义精神是语文教育的核心，着眼于专业学习和学科研究的求真务实；人文艺术修养是语文教育的目的，着眼于人才多的潜力挖掘与全面成长。如此一来，在自由求真的学术氛围中，通过学习和掌握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践行着务实求真、思辨求美的科学主义精神，最终提高自己的综合人文艺术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建立在专业基础和学科技能基础上的多面人才。这种道德与学习并置、知识与能力共存、通才与全才兼顾、现在与未来共通的教育理念，对于当代中国高校的语言文学教学，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价值。

当然，由于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限制，语文系在基础设施和管理规范上尚可健全提升，在学术交流和国际推广上尚有运作空间，在奖励机制和研究资助上亦可加大力度，凡此种种。作为一枚鲜活切片和典型标本，语文系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特色的分析，不仅具有剖析莫斯科大学，乃至俄罗斯高校人文教学的本体论价值，而且蕴含识读人文教育变迁、知识谱系建构、话语分析阐释的思想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俄]维·萨多夫尼奇：“中文《莫斯科大学》一书出版祝”，卫道治：《莫斯科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页。

[2] [4] [5] Истор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его структуры. //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Под. ред. М. Л. Ремневой.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2006, С.5-26, С.27, С.26.

[3]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Под. главной ред. В. А. Введенским. Т.45. М.: Изд.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56, С.119.

[6] Хализев, В.Е.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9, С.7-14.